

《眾人的婆婆》

蘇珊 (Suzanne Coutaz 1928 - 2017), 原名 Suzanne Barman, 暱稱 Suzon, 是我們在瑞士薇華山 (Vérossaz) 山莊的鄰居。她丈夫 Raphaël 務農, 很風趣, 但早在 1991 年去世了。當年, 在村落裡, 只有他還會說當地的土話, 因此, 瑞士法語區電台特地錄下了他用土話講的故事。



她有七個孩子, 四男三女, 其中兩個女兒比她早走, 還有一個女兒患了癌症, 和一個傷殘兒子。面對這些殘酷的家庭變遷, 她仍是笑臉迎人, 關注別人, 多給身邊的親友帶來歡樂。她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每天傍晚, 她都到去教堂禱告。

少時, 她讀完了小學, 有一段時間作過女工, 白天下地, 晚上還要為主人家縫補衣服, 常常疲困得不知不覺睡倒了。生活得比香港 50 年代的女傭人還要苦。那是 1942 年左右。在這個瑞士山村裡, 農作還談不上有什麼機器或器械化, 收割, 鏟草, 開耕, 用的都是長柄鐮刀、鋤頭、鏟子, 全是靠體力勞動。

我還記得幾年前, 在火車上, 一對上了年紀的瑞士夫婦對我說: “別以為我們瑞士人都很富裕啊!” 男的是一家旅館的服務員, 職務是在門口迎送賓客。看來, 今天瑞士較舒適的生活和優越的工作條件, 是經歷過一段長時期的一步一步提高和改善的。

我是在 1997 年才認識蘇珊的，那時候，她已快七十歲了。陪伴她的是她的女兒珞薔蒂 (Rosette)。蘇珊不再料理那四五頭乳牛了，連送牛奶到山上的收購站，都是由這個單身女兒處理。珞薔蒂養了一隻狗，叫 Shiva（印度教信奉的一個神名）。它老跟著主人，寸步不離。珞薔蒂呢，不幸過了四十歲沒多久就走了。

自晉儀走後，我就不安裝電視了，在巴黎和山莊都沒有。所以在山上，如果有什麼想看的節目，我就到蘇珊家裡去。她很好客，很樂意招待我這個“不速之客”，全不介意。她代找到我要看的電視台後，就把客廳門關上，讓我獨自在那兒看，作伴的就只有她的伊西斯 (Isis 是古埃及傳說中的一個神名)，是一隻混血的暹羅貓（它是六十年代村裡一隻暹羅貓和當地的貓的後代。伊西斯還健在，在另一人家裡“頤養天年”。若與人壽相比，它已過了百歲了）。

蘇珊的拿手甜品是用柴火烤制的水果“撻”(tarte)。三年前，她給我作了一個，作為我的生日禮餅。很好吃。

除了種蔬菜，她還愛種花。往年我山莊屋裡插的花，特別是劍蘭，都是來自她的果菜園地。那裡還種着大蔥、白菜、翠玉瓜、西紅柿。她自己吃的不多，受惠的，都是她的兒女家人和我這個鄰居。

我沒什麼東西答謝她，都從巴黎帶來的一些罐頭，或者給她炒個港式窩蛋免治牛肉飯。她呢，每次在我那盛飯的盆子上，放上幾個土豆，或一兩棵大蔥，靜靜地放在我的門前。

蘇珊這位老人家，積聚很多點點滴滴的生活經驗。例如她告訴我們，在屋裡放些切開的洋蔥，可以加強身體對抗染病的能力。現在，我炒洋蔥時，總把洋蔥的上下兩端留下來，放在床頭旁邊。

去年夏天，我們到山下去趕那個週年市集。白而曼就順道去醫院探望她，我接着到市集去。就在那兒，我見了她最後一面。她坐著輪椅，笑容如故。原來他的幼子約瑟夫（Joseph）一家人剛好把她從醫院接出來逛市集。

俗語有句安慰人們的話：“音容宛在”，可是我們微華山村，就少了她老人家那張慣見的和藹笑臉。

蘇珊走後的第二天，約瑟夫告訴白而曼這個難過的消息。那天是週末，白而曼四天前還去探望過她。白而曼對約瑟夫說：“你媽媽有幸得了像你這樣的一個好孩子。”約瑟夫回答說：“我也有幸得了這樣的一個好媽媽。”